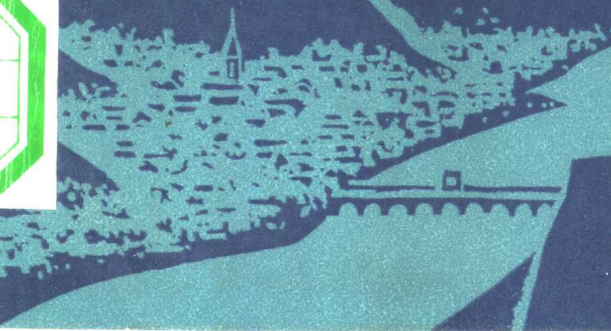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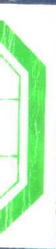


德里纳河上的桥

安德里奇著



德	里	纳	河
上	的	桥	

[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著

周文燕 李雄飞 译
王少恩 陈祚敏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世彦
作者像：秦 龙

德里纳河上的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69,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2 插页3
1979年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716 定价0.94元



安德里奇像

出版说明

伊沃·安德里奇是南斯拉夫现代著名的作家，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了好几部作品，包括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萨拉热窝女人》，前两部主要写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历史。

他的《德里纳河上的桥》是在国内国际负有盛誉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追述十六世纪以后四百年间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边境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围绕一座大桥的兴建史，回顾了作者故乡波斯尼亚人民的苦难生活，并且反映了他们为争取自由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故事中的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和大桥的兴衰息息相关；他们经历过水灾、瘟疫和战乱，一个个相继死去，书中穿插了几个动人的斗争故事；如丞相穆罕默德巴夏幼年时作为“血贡”去服兵役；劳动人民拉底斯拉夫因为起来反抗而遭受惨痛的迫害，处以桩刑；无辜少女阿夫达吉娜为了逃脱逼婚而勇敢地从桥上跳河自尽。这是对当时异族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强烈抗议。

南斯拉夫在十六世纪被土耳其人入侵后的三百多年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起义惨遭镇压；后来又被奥匈帝国占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德里纳河上的桥》可以说是一部南斯拉夫的苦难和斗争史，对于了解南斯拉夫过去和现在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伊沃·安德里奇生于一八九二年，童年是在波斯尼亚维舍格列城度过的。因此，他以深厚的感情描绘了这个边远的

波斯尼亚城市。一九一四年他因进行爱国活动而被逮捕入狱，一九一九年被大赦出狱。他曾数度出任南斯拉夫外交官。在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时，他曾任南斯拉夫驻柏林的公使。德国法西斯侵占南斯拉夫以后，他隐居在贝尔格莱德，从事写作。南斯拉夫解放后，伊沃·安德里奇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多年，并担任南斯拉夫联邦会议代表；他于一九五六年来我国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回国后写有《鲁迅故居访问记》等文。他于一九七二年逝世。

本书根据法国巴黎普隆书店一九五六年版乔治·吕齐昂的法文译本转译。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

第一章

德里纳河^①大部分在崇山峻岭的峡谷和深涧中穿流，只有少数几个地段流经广阔的平原，在河流的一边或两边形成大片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有的一望无垠，有的起伏绵亘，是人们耕作和定居的好地方。维舍格列城^②就在这样一个平原上。德里纳河离开布哥岭和乌扎尼沙山之间的深邃的峡谷后，在维舍格列突然峰回路转，由于河道转弯过急，使得两岸陡峭的山峰看来相距近在咫尺，几乎完全连成一体，德里纳河从那里流出来时仿佛是从一堵黑墙上决口溢出。随后，这些山峰忽然分开，形成一个参差不齐的盆地，从高处看，盆地最宽的地方不过十五公里。

在那青色的急流穿过黑色的峭壁奔泻而下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壮丽的十一孔大石桥。由桥而下是一块扇形的起伏不平的谷地。维舍格列城及其郊区就在这里。谷地四周的山坡上，三五成群的房舍傍山而建。谷地的中央则是阡陌纵横的田野、牧

① 德里纳河是萨夫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它由两条小河组成，一条是比瓦河，发源于都尔弥道山；一条是达拉河，发源于哥莫维山。德里纳河由南向北流，全长 333 公里，河身陡峭，下游亦然，所以不宜于航行，但可以充分用来运输木材。人们在斯窝尔尼克附近建了一个大水电站，一九五五年开始发电。

② 维舍格列：德里纳河与撒夫河流合处的一个大城镇，是中古时代的一个战略据点。

场和李树园，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篱笆墙、小树林和零星的松林。所以，远远看过去，不仅德里纳河的碧绿河水从这座白石桥的大桥洞流出来，而且那一整块阳光灿烂，万物欣欣向荣的大地以及地面之上的天空也宛如从那里流出来。

市中心在德里纳河的右岸紧靠大桥的地方，土耳其人的商业区就建在平地上和山坡上。大桥的另一头，沿着河的左岸，是郊区乌鲁金平原，房屋分布在通往萨拉热窝的大道两旁。因此大桥不仅使这条大路成为通衢，而且也把维舍格列的城区和郊区衔接起来。

这样说实在一点也不过分，正如我们说，太阳早晨升起为的是让我们能看见周围世界，从事日常工作，晚上落下则是为了让我们休息，消除一天的疲劳，一样恰当。

这座大石桥构造考究，外形美观，真是鬼斧神工的杰作，为其他更富庶更繁华的城市所望尘莫及。无怪乎从前有人说：“这样的建筑物在奥斯曼帝国总共只有两座。”大桥是德里纳河中上游地区能够常年通行、安全可靠的唯一交通要道，是波斯尼亚到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的全国各地，乃至斯坦布尔的必经之地。位于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周近的市镇是一定会发达起来的。

维舍格列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桥两头的房屋和居民成倍增加。维舍格列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象今天这样繁荣，完全是大桥哺育的结果。

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该城的全貌及它和大桥的关系，我们还应当指出，维舍格列城内还有一条河，河上也有一座桥。这条河就是撒夫河，在远郊流入德里纳河，河上有一座木桥。绝大部分平民聚居的市中心就在两条河交汇的一条狭长的沙质土地上，郊区则分散在德里纳河左岸和撒夫河右岸。不过，在这个水

乡泽国，要是在人们的谈话中提出“在桥上”这几个字，那毫无例外一定指的是德里纳河上的大桥，而不是指撒夫河上的木桥。因为那座木桥构造既简陋，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供人们闲谈，除了供人和牲畜通行外，别无其他任何意义。

大桥长约二百五十步，宽十来步，此外，在大桥的中部，沿车道两侧向外建了两座完全对称的平台，所以大桥这一部分的宽度增加了一倍。这两座平台人们叫做加比亚台。中央桥墩由下而上逐渐放宽，并在两边加了支柱，以支撑车道两侧的平台，使之雄伟地凌空屹立在咆哮的河水上空。这两座平台长宽各五尺，外侧围以石头栏杆，但没有加屋顶。从市区走过来，右边的平台叫做“沙发”，它比桥面高出两层台阶，四周有座位，栏杆当作座位的靠背。台阶、座位和栏杆都是用同一种浅色的石块砌成的。桥左面的平台，与“沙发”完全一样，只是没有座位。在桥栏杆的中央，砌了一方比人高的石墙。墙顶上竖了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石碑，碑上刻了密密麻麻的土耳其文——一篇由十三节诗组成的碑文，上面记载着造桥的人名和年月。墙脚有一个喷泉，从一个石头做的龙嘴里喷出一缕细流。一个卖咖啡的小贩，带着咖啡壶、杯子和他那终年不灭的炭炉，在这座平台上卖咖啡，他的伙计则把咖啡送给坐在对面“沙发”台上的顾客。有关加比亚台的情况就是这些。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维舍格列城平民的生活是如何在大桥的加比亚台上及大桥的周围进行的。每当他们谈起个人、家庭或公共的事情时，常常提起“在桥上”这几个字。这也难怪，他们早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同大桥结下了不解之缘。住在德里纳河左岸的基督教徒的孩子，出世不几天，就有人抱着走过大桥到对岸教堂里去受洗礼。其他儿童，即便是住在右岸，或出生在穆斯林家

庭因而不必受洗礼，也象他们的长辈一样，在大桥附近度过了他们大部分的童年时代，他们或是在桥旁钓鱼，或是在桥洞下面捉鸽子。因此，他们在那时就已经看惯了这座轮廓优美，结构匀称宏伟的浅色多孔桥。他们对那些独具匠心的雕刻和关于大桥建造的故事和传说了如指掌。在这些故事和传说里面，许多出于想象、荒诞不经的情节，同真实的情况巧妙地纠缠在一起，分不清真假。这些东西他们早就不知不觉印入脑海，好象他们随身带来的，这同他们会祷告一样，如果问他们是由谁教会的，第一次听祷告在哪里，就是搜尽枯肠，也想不起来了。

他们说，这座桥是奉穆罕默德巴夏大丞相之命修建的，丞相的故乡就在大桥附近的山后面。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丞相能调动一切必需的人力和物力，把这座万古长存的宏伟大桥建造起来。（在这些儿童的心目中，丞相是一个本领出众，权力极大，但又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人。）他们还说，大桥的建筑师是拉岱。他一定活了几百年，才终于在波斯尼亚的土地上矗立起这一光彩夺目、永世不朽的建筑物。其实，此人并不存在，这不过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愿望而编造出来的一位传奇人物。所以把石桥的修建归功于他一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费脑筋去听别的说法，也不愿意使自己在思想上去感激许多人。这些小孩还说，正象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人出来反对一样，河神对于大桥的修建曾竭力加以阻挠，每到夜间她就把白天造好的部分全部拆除。后来，从河水里发出一种声音，建议建筑师拉岱去寻找一对尚在襁褓之间的孪生兄妹，兄弟叫斯多亚，妹妹叫奥斯多，把他们放在中央桥墩里，这样，河神的破坏便会停止。人们于是立刻在波斯尼亚全境搜寻这两个小孩。谁要是能找到这一对婴儿，并把他们送来，还可以得到奖赏。

后来，警察在一个偏远的村庄找到了一对正在吃奶的孪生婴儿，于是倚仗丞相的权势用武力把他们抱走了。小孩的妈妈不甘心自己的亲生骨肉就此被人夺去，他们被抱走后，她呼天求地，不顾警察的辱骂与殴打，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一直来到维舍格列。到维舍格列后，她又不顾艰险，来到建筑师面前，向他哭诉。

据说，两个小孩后来还是被放进了桥墩，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据说建筑师对他们起了恻隐之心，特意在桥墩上留了两个小洞，以便不幸的母亲由洞口给两个遭难的小家伙哺乳。这两个洞口虽然只有城堡上的枪眼那么大，但设计很精巧，今天成了野鸽出没的地方。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是桥墩的墙壁上几百年来一直往下流的乳汁。据说每年到一定的时候，乳白色的细流就从并无裂缝的石块之间接缝的地方渗出来，在石壁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迹。（小孩们一想到妇女的乳水，就觉得那记忆犹新、淡而无味的东西，也如同他们对于丞相和建筑师的看法一样，是一种捉摸不定、神秘莫测，同时又令人心慌意乱、敬而远之的东西。）有人把桥墩上的白道道刮下来制成药粉，卖给产后缺奶的妇女。

在支撑加比亚台的中央桥墩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洞，洞口有小门洞，如同城堡上的大枪眼那么大。洞里，据说有一间黑咕隆咚的大房间，里面住着一个阿拉伯黑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常在夜里梦见他，此外，在他们竞相编造的故事中，也总少不了他。据说，谁要是碰到他，就别想活命。孩子们迄今还没有一个见过他，因为他们一个也没有死。但是，有一天夜里，卡米突然在桥墩旁边死了，他是个苦力、酒鬼，又有气喘病，平常老是喝得醉醺醺的，眼睛里充满血丝。大家都说，他碰到了那个

黑人。事实上，他是冻死的，因为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居然冒着零下十五度的严寒，跑到桥上去露宿。孩子们常常趴在这个黑黢黢的洞口上往里看，那心情如临深渊一样，既想看个究竟，心里又怕得要命。他们商定，大家都仔细瞧一瞧，看那个黑人到底有没有，谁要是发现什么情况就喊一声。于是，大家便怀着好奇的心情，张着大嘴，目不转睛地往里面看，心里七上八下，象小鹿蹦跳一样。后来，一个胆小的小孩，仿佛觉得里面有个布幔之类的东西在晃动，不禁犹豫起来，打算走开，再不然就是一个促狭鬼（每次都有这种人），不动声色地叫道：“黑人来了！”一面装出要逃走的样子，大家这才一哄而散。气氛一乱，那些对于离奇的故事态度认真、讨厌恶作剧的孩子，再想看也看不成了，这使他们大为扫兴，牢骚满腹，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仔细看是一定可以看到一点名堂，从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一到夜间，他们当中许多人便做起梦来，梦见自己同命运的化身——桥墩里的那个黑人搏斗，后来更叽哩咕噜，手舞足蹈起来，他们的母亲不得不把他们叫醒，让他们醒醒神。有的母亲还给孩子喝杯凉水压一压惊，并叫他们祷告上帝，但他们白天玩得太累，马上又睡着了，因为他们这种年纪正是贪睡的时候，做恶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会再持续下去的。

大桥上游，在两岸灰暗的巉崖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可以看到两个圆窟窿。据说那是自天而降的神马在岩石上留下的足迹；这些脚印首先出现在河流一边的山坡上，接着又出现在对岸，最后消失在褐色的庄稼地里。

夏天，整日价在河边钓小鱼的孩子们认为，那是很久以前古代出征的战士留下的足迹。他们说，那时候，石头还没有凝固，象泥土一样松软，能征善战的英雄们，个儿都很高大，他们的坐

骑也都是非常大的高头骏马，脚一落下去便留下一个深深的印迹。塞尔维亚的儿童则认为那是克拉里埃维奇·马尔戈^①的战马沙拉的脚印。被囚禁在天上的马尔戈从那里逃出来后，就是乘着它沿山坡而下，然后一跃而过了德里纳河，因为那时候，河上还没有桥。然而穆斯林儿童认为，那个英雄不可能是克·马尔戈，（因为一个基督教徒、私生子哪有那样大的神通得到一匹神马？）而是吉尔则来·阿利亚，他骑的马。迅疾如飞，轻轻一跳，便可跃过一条大河，根本用不上渡船之类的玩意儿。这些小孩尽管看法不同，但彼此并不争论，因为争也没有用，谁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何况，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对方放弃他的观点，也没有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观点。

在这些宛如大石盆一般的又深又大的圆窟窿里，雨后积水久留不洩。孩子们把这些存满雨水的洞穴叫作水井，他们不分宗教信仰都把钓来的小鱼养在里面。

在河的左岸、稍微突出大道的地方，有一个孤零零的大土堆，土质坚硬而发灰，除了长一种象钢丝一般坚硬的带刺小草外，其他什么也不生长。这是孩子们在桥边游玩喜欢去的地方，也是他们到的最远的地方。有人说这是拉底斯拉夫的坟墓。据说他是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头领，力大无穷。丞相决定在德里纳河上建桥后曾派人来通知，大家都俯首听命，纷纷前去参加劳役。只有拉底斯拉夫不买账，他认为在德里纳河上造桥是异想天开，因此他拒不服从，同时他还鼓动大家起来抵制，并用强硬的语气要丞相放弃这项工程。丞相费了很大周折才把他干掉，因为他刀枪不入，绳索和铁链也对他一无所用，他不费吹灰之力

① 克拉里埃维奇·马尔戈：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民间传说中的一个英雄。

就能把锁链挣断，可见他力气之大非同常人。要不是丞相的一个诡计多端的侍从用花言巧语从拉底斯拉夫的仆人的口中套出了他主人的弱点，这种局面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说不定，丞相的建桥计划会成为泡影。后来人们乘他熟睡之际，来了个突然袭击，用丝织的绳子把他捆绑起来，然后把他勒死。因为他的护身符一碰到丝织品就不顶用了。妇女们都说，每年秋天，在圣母降生节和升天节之间的一天夜里，可以看见一道很亮的白光从天上直射到这个土堆上。孩子们不论相信与否，常守候在面向拉底斯拉夫坟墓的窗前，想看个究竟，但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一到深夜，他们就被睡魔征服了。可是有些夜间从乡下回到城里来的人，却在无意中发现过大桥后面的土堆上确有一道白光。

但是在维舍格列的土耳其人中，很久以来就流传说，一个名叫舍克·都尔加尼亚的穆斯林苦修僧为了捍卫伊斯兰教在这里牺牲了。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曾经守卫在这里，使得异教徒的军队无法渡过德里纳河。他们说，墓地上没有立一块穆斯林墓碑，那是苦修僧本人的意愿，因为他希望自己安葬的地方，不要留下任何标志，免得被人发现。这样，一旦异教徒的军队再度袭来，他可从土堆里出来，象过去那样拦住他们的去路，不让他们越过维舍格列桥一步。因此，除了天上不时射来的一道白光，这个土堆上什么也没有。

维舍格列的儿童就是这样在大桥下面和周近，在无忧无虑的游戏和天真烂漫的幻想中度过他们的童年。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生活的活动场就移到大桥上来了，更确切地说，移到加比亚台上来了。在这里，青年人的特性找到新的寄托，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人生的烦恼、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随着从这里开始了。

青年男女之间的互相思慕、眉目传情、情思缠绵和窃窃私语

都是在加比亚台和周遭进行的。他们进入社会后办的第一批事务,做的第一批生意,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他们在这儿约会,洽谈生意。当然,争吵与和解是常有的事。小贩在加比亚台的石栏杆上摆着刚上市的樱桃和甜瓜,还有土耳其甜早茶和热气腾腾的上等面包。到这里来的还有乞丐和身有残疾或长着癞疮的人,此外也有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他们到这里来不是闲逛,就是给至亲好友送点水果、衣服、兵器之类的礼物。一些地位显要的成年人也常到这儿来商谈公事或促膝谈心,但更多的是整天嘻嘻哈哈、说说笑笑的年轻人。历史上每当发生重大事件,在风起云涌的岁月当中,这里是张贴告示的地方(就贴在土耳其碑文和喷泉之间的石墙上)。一八七八年以前,因种种原因被处以死刑的人,他们的头颅就悬挂在这里,或插在木桩上示众。在这个边境城市,处死刑在动乱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候,几乎每天都有。

参加婚礼的行列和出殡的行列,在桥上经过的时候,总要在加比亚台上停留一下。参加婚礼的人常常在这里聚齐,排成队列,到城里去。如果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他们就打开几瓶酒来互相传饮,一面唱起歌,跳起“科罗”舞来,因此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往往比预计的要长。至于送葬的行列从这儿经过时,杠夫们常把死者在加比亚台上停放一会儿,喘一口气,再说死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

如果说大桥是维舍格列城最重要的地方,那末加比亚台就是大桥最重要的部分。维舍格列人曾经接待过的一位土耳其旅行家,曾经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他们的加比亚台是大桥的中心,而大桥则是维舍格列城的中心,每一个来访者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过,古代的建筑

师们为了造这座大桥，曾经同河神以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进行过斗争，曾经不得不把婴儿活活地放到桥墩里，但加比亚台的设计显示了他们多么高超的聪明才智。他们造桥的时候，不但考虑到坚固、美观，而且考虑到实用、方便，使世代都受益不浅。一个外地人在看到维舍格列城的现实生活并加以思考之后，一定会承认，在整个波斯尼亚能够象维舍格列人那样——哪怕是他们当中地位最低微的——领略类似加比亚台的好处的人实在是不多的。

当然，冬季自当别论，因为到了冬季，河面上经常刮风，人们迫不得已才过桥，而在经过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在凛冽的寒风中快步前进，当然不会在光秃秃的加比亚台上停留。但在其他季节，加比亚台对大人和小孩都是一种享受。每个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什么时候都能到加比亚台上去，坐在“沙发”上或在附近找个地方呆下来，谈生意、闲聊天。

这个石头“沙发”高于河面十五米左右，仿佛翱翔于碧绿潺潺的河水上空。从这里极目瞭望，三面是郁郁葱葱的群山，头顶是青天浮云，或是满天星斗；下游，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则可以看到一个不大的盆地环抱在万重青山之中。

试问，世界上有多少显贵和富翁能在这样一块地方赏心悦目，消愁解闷，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很少很少。可是若干世纪以来，在我们这些维舍格列人中，却不知道有多少人世代地坐在“沙发”上观看旭日的东升，聆听傍晚祈祷的钟声、或一直羁留到深夜，仰望着满天繁星，久久留恋忘返。许多人曾经坐在这里，双手托着腮，倚在整齐光滑的石块上，面对着万古不变的阳光所照耀的群山和浮云，解决了居民之间的种种纠纷。这些纠纷属同一类型，但每次出现的方式都不相同。很久以前，一个外

国人曾经很有风趣地说过，加比亚台，对于维舍格列城的命运和居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许多维舍格列人之所以喜欢沉思，喜欢作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由于他们没完没了地坐在加比亚台上，他们的性格中的独特之点之所以是那种悠然自得的态度，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必须承认，同其他城市的居民相比，维舍格列人是不太会过日子的，他们追求享乐，大手大脚。维舍格列地势优越，郊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每个人挣到的钱应该是很多的，但这些钱从来也不能在他们的腰包里存留多久。你要是在这里发觉一位老板能勤俭持家，经营有方，没有一点嗜好，那这个人一定是从外地迁来的。因为维舍格列的天时地利得天独厚，使得当地居民生来就不愁吃不愁穿，普遍染上了一种无忧无虑、挥霍浪费的恶习，他们的生活格言是：“今朝有钱今朝花”。

据说，老诺瓦克因精力不济，不得不歇手不干，放弃他那剪径的营生^①，到鲁马尼山中去打发残年，曾给接替他的小哥鲁义扎交待了下面几句话：

“你藏在道旁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过往行人。假如过来的人，穿着红背心，带着银徽章，裹着白绑腿，趾高气扬地骑在马上，那准是福恰地方的人。你就冲上去，不要迟疑，因为他身上和钱袋里一定有的是钱。如果过来的人衣着褴褛，低着头，伏在马鞍上，好象去讨饭的样子，你也尽管冲上去，因为那一定是罗加蒂扎地方的人。这些家伙吝啬、狡猾，可身上的银币哗哗响。但是

① 这里指的不是在大道上抢劫钱财的普通盗贼，而是为了逃避土耳其人的暴政遁入山林的人。他们往往对被压迫的同胞给以援助。许多民间诗歌都以斯塔里纳·诺瓦克和小哥鲁义扎为题材，讴歌他们仗义勇为。鲁马尼是萨拉热窝东边的一处多山的地区。